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集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俄罗斯) 契诃夫 著
姜丽娟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集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俄罗斯) 契诃夫 著

姜丽娟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集 / (俄罗斯) 契诃夫著 ; 姜丽娟译.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317-2914-3

I. ①契… II. ①契… ②姜…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9821号

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集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作 者 / (俄罗斯) 契诃夫
译 者 / 姜丽娟
责任编辑 / 卢红岭 孙东博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16.5
字 数 / 278千字
版 次 /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16.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914-3

译者序

契诃夫是俄罗斯 19 世纪最后一位经典作家，在俄国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契诃夫主要的创作领域为中短篇小说和戏剧，其中短篇小说成果犹丰，他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齐名为三大短篇小说巨匠，堪称世界上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家之一。本书所选的作品来自契诃夫创作的前后两个时期，包括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具有一定现实批判色彩的《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小官吏之死》等，另外，还有一些轻松诙谐的纯幽默小说。

契诃夫天生具有强烈的幽默感。列夫·托尔斯泰称誉契诃夫是“第一流的幽默作家”。他的小说善于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这些作品或嘲弄官场丑态，或调侃人生尴尬，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基于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的性质各异，契诃夫巧妙地发出有着微细不同的感情色彩的笑声。《变色龙》是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一篇讽刺小说。在这篇著名的小说里，他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专横跋扈、欺下媚上、看风使舵的沙皇专制制度走狗的典型形象，具有广泛的艺术概括性。小说的名字起得十分巧妙，变色龙本是一种蜥蜴类的四脚动物，能够根据四周物体的颜色改变自己的肤色，以防其他动物的侵害，作者在这里是只取其“变色”的特性。“变色龙”现今已经成为一个代名词，人们经常用“变色龙”，来讽刺那些常常在相互对立的观点间变来变去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

小说的内容富有喜剧性。一只小狗咬了金银匠的手指，巡官奥楚蔑洛夫走来断案。在断案过程中，他根据狗是或不是将军家的这一基点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孔。作者通过这样一个滑稽的故事，把讽刺的利刃对准沙皇专制制度，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政权爪牙们的无耻和丑恶。

善变是奥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征。在短短的几分钟内，主人公奥楚蔑

洛夫经历了六次变化。如果狗主是普通百姓，那么他严惩小狗，株连狗主，中饱私囊；如果狗主是将军或将军哥哥，那么他奉承拍马，邀赏请功，威吓百姓。他的谄媚权贵、欺压百姓的反动本性是永远不变的。因此，当他不断地自我否定时，他都那么自然而迅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作者的讽刺是那么辛辣，让人拍案叫绝。

幽默短篇小说《胖子和瘦子》一开头写的是两个自幼相好的朋友相遇于火车站，拥抱，接吻，热泪盈眶，这无疑是人之情。然而，当“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枚星章”的三品文官时，他突然脸色发白，耸肩弯腰，缩成一团，而当胖子同他握别时，他竟只敢伸出三个指头，全身佝偻下来鞠躬。《嫁妆》则揭示了又一种怪诞的社会现象：物贵于人。奇卡玛索娃的女儿玛涅奇卡行将出嫁，母女俩缝制了许多衣服，但玛涅奇卡不幸离开人世，她的孤苦伶仃、身穿丧服的老母仍在一个劲儿地缝制和置办“嫁妆”。多么贫乏的生活，多么空虚的心灵！

《小官吏之死》写于1883年，小说情节简练，只写了小官吏打喷嚏之后引起的精神苦恼，最后他在忧郁和恐惧中死去。作者短短几笔便塑造了胆小怕事、生活没有安全感的小人物形象，同时对这个被黑暗社会吞噬了的小人物表达了深厚的同情，激起了人们对等级森严的俄国社会的憎恨。1884—1886年间，契诃夫把视线转向劳动者的困苦生活。《苦恼》是契诃夫早期创作中的一次思想、艺术的飞跃。小说构思了这样一个结尾：人无奈地向马儿诉苦。这强烈地渲染着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万卡》可以说是《苦恼》的姊妹篇，九岁童工万卡的天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都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使读者深深地同情小万卡。正是在这些作品中，欢乐俏皮的契诃夫逐渐成长为严肃深沉的契诃夫。

契诃夫的显著特色是他能够从最平常的现象中揭示生活本质。他高度淡化情节，只是截取平凡的日常生活片段，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 and 人物作真实的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现重要的社会现象。但他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恰恰相反，他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形象常常升华为富有哲理的象征。在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不重于细致交代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只求从人物的行为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动和变化。契诃夫具有高超的抒情艺术才能，善于找准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巧妙而

多样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否定和厌恶，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现实的抨击。

严格来说，契诃夫不是在“写”小说，或者像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作家在编小说，他是在“吐”小说，“流”小说。他无须编故事，他甚至也不要构思，他的故事在空中四处荡漾。他能从任何角度开篇，又能从任何章节断流，但都是天衣无缝，都是自然胶合。他的人物不请自来，他的情节信手拈来。他仿佛只要拿起笔，就像拧开了自来水龙头，小说便如水一般源源流出……

契诃夫之所以能随意地“流”小说，在于它独特的叙述方法。这种叙述方法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处理，用眼睛和耳朵去追寻，文字像画笔的音符那样流动。快节奏、简洁、自然、质朴构成了清纯的文风，单刀直入，不拖泥带水，高度浓缩与深入浅出的表现，更增加了作品的韵味。

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契诃夫作品的社会艺术价值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列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师’。”托马斯·曼断言：“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他的优秀作品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目 录

嫁妆	1
在钉子上	6
小官吏之死	8
胖子和瘦子	11
变色龙	13
戴假面具的人	16
哼，这些乘客们！	21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25
名贵的狗	28
哀伤	30
一件艺术品	35
苦恼	39
万卡	44
乞丐	47
渴睡	52
跳来跳去的女人	57
六号病房	80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126
带阁楼的房子	138
农民	152
出诊	179
套中人	188
醋栗	200

2 / 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集

约内奇	209
宝贝儿	226
新娘	237

嫁 妆

一生中我见过许许多多的房子，砖砌的和木质的，旧的和新的，大的和小的，但有一所房子却格外鲜明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不过，它并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一幢很小的房子。它是一座只有三扇窗户的狭小的平房，就像一个弯腰驼背、身材矮小的老太婆。小房子青瓦覆顶，白灰裹墙，烟囪有些破败，整个都掩映在绿荫之中，四周都是现今房子主人的祖父和曾祖父辈亲手种下的桑树、槐树和杨树，苍翠欲滴的树林遮掩着它，从外面根本就看不见它。不过，满目的绿荫并不妨碍它成为城市里的房子。它那宽敞的院子和其他同样宽敞青翠的院子连成一排，构成了“莫斯科街”的一部分。任何驾车的人都不曾在这条街上经过，就连行人也难得一见。

小房子的护窗板半开半掩着，亮光对住户毫无用场，所以窗子从来也就没有敞开过。另外，住在房里的人也并不喜欢新鲜的空气，一直居住在槐树、桑树和牛蒡之间的人，他们对大自然是无动于衷的。只有那些住在别墅里的人，上帝才会赐予他们理解大自然之美的能力，而其他的芸芸众生，则依然对这类美处于全然蒙昧无知的状态。而且凡是所在之处多有之物，人们便不会看重它。正像所谓的：自家的东西不在意，或者是：自家的东西偏不爱。

小房子的四周可以堪称人间天堂，一片葱郁的林木，百鸟翔集其中，充满了欢歌。而小房子的里面，夏天时就会灼热难当，冬天则像澡堂般烧得热气腾腾，一股煤气味充斥着小屋，令人烦闷极了……

我第一次造访这座小房子，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受房主奇卡玛索夫上校之托，前去探望他的妻子和女儿。至今，我还对那次拜访记忆犹新，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忘记。

请您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当您从前室走进厅堂时，一个四十来岁、又矮又胖的女人面带着惶恐与惊愕的神情看着您。可是您的手中既无锤头、斧子，也无手枪，而且您还亲切友好地堆满了笑容，可是这还是让人家惶惶不安地看着您。

“请问，您是哪位？”上了年纪的女人用颤抖的声音问我，而我却已经认出她就是奇卡玛索娃了。

我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并说明了来意。惶恐和惊愕即刻便换成了喜出望外的一声尖叫：“啊！”她的眼珠也同时往上一翻。

这一声“啊”就像回声一样从前室传进了厅堂，然后又从厅堂传进了客厅，接着又从客厅传进了厨房……回声就这样一直传进了地窖，不一会儿，声调各异的快活的“啊”就充满了整座小房子。四五分钟之后，我坐在客厅里又软又热的大沙发上，耳朵里听着整条“莫斯科街”都在“啊”个不停。

除虫粉和新羊皮鞋的气味充斥着整个屋子，那用头巾包着的鞋就放在我身边的椅子上。窗台上摆着一件薄纱女衫和一盆天竺葵。女衫上停着几只吃饱了的苍蝇。墙上挂着的是某位高级主教的油画肖像，画框玻璃的一角已经破损了。主教肖像的旁边，依次排列着列祖列宗的画像，他们个个都生着柠檬色的茨冈人的脸形。桌子上有一个线团、一枚顶针和一只尚未织完的长袜。地板上放着一件草草缝就的黑色女上衣和一张纸样。相邻的房间里，两个老太婆正手忙脚乱地从地板上捡拾起纸样和一块块的棉布……

“请您原谅，我们家里简直乱得一塌糊涂！”奇卡玛索娃说。

奇卡玛索娃一边和我说话，一边不好意思地不停瞟着房门，门里的那些人还在收拾纸样。房门似乎也有些不好意思，他时而开个缝子，时而又关上。

“喂，你有什么事吗？”奇卡玛索娃朝着房门那边问道。

“父亲从库尔斯克寄给我的那条领结放在哪儿了？”有个女孩在门里问。

“哎，难道，玛丽亚，难道……难道可以……眼下我们这儿有一个我们很不熟悉的人……你还是问问露凯丽亚吧……”

“瞧，你们的法语说得多么好啊！”我从奇卡玛索娃的眼神里看出了她的心思，她得意地满面红光。

不一会儿，房门打开了，一个高高瘦瘦的姑娘走了出来，她大约十八九岁的年纪，身上穿着一件薄纱连衣裙，系着一条金黄色的腰带，我记得她的腰带上还挂着一把珍珠母扇子。她走进客厅后，行了一个屈膝礼，满面涨得通红。首先变红的是她那生着几点雀斑的长鼻子，接着她的双眼也红了，然后就是额角。

“这是我的女儿玛涅奇卡!”奇卡玛索娃用悠扬悦耳的声音介绍着说,“而这位年轻人,他是……”

我作了自我介绍之后,表示自己对成堆的纸样表示诧异。母女俩只是低下了头说:“每逢耶稣升天节,我们这个地方都是有集市的。赶集时,我们总是会买大量的衣服料子,然后就可以缝制到下一年的集市。我们从不把缝衣裳的活儿交给外人去做。我家彼得·谢苗内奇挣的钱并不怎么多,所以我们也不敢大手大脚地花钱,只好自己动手缝制衣服。”

“可是你们家里只有两个人呀,这么多的衣服又给谁穿呢?”

“咳……这些衣服哪能现在就穿上呀?这可不是现在就能穿的!这是嫁妆!”

“哎呀,妈妈,您都在说些什么呀!”女儿红着脸说,“这位先生还真会以为……我是永远也不会出嫁的!永远也不!”

她虽然这样说话,可是一提到“出嫁”两个字时,她的眼睛顿时就变得炯炯发亮了。

她们给我端来了茶、果酱、奶油和干面包,随后又给我吃加了凝乳的马林果。傍晚七点,晚饭开始了,总共有六个菜。吃饭时,我听见有个人在隔壁的房间里大声打着哈欠,我惊奇地望了望门外:只有男人才会这样打哈欠呀。奇卡玛索娃见我感到惊奇,就解释说:“这是彼得·谢苗内奇的弟弟叶戈尔·谢苗内奇……他从去年就一直住在我们这儿。请您原谅,他腼腆极了,是不能出来见您的……他见了生人,就感觉很难为情……他在公家做事的时候受尽了欺负……打算要进修道院……所以现在他也挺伤心……”

晚饭后,奇卡玛索娃给我看了一件神甫用的长巾,那是叶戈尔·谢苗内奇亲手绣制的,他准备日后捐献给教堂。玛涅奇卡一时间竟忘记了羞怯,把自己给爸爸绣的一个烟荷包拿给我看。见我对她的手工大为赞叹,她顿时满面绯红,转向妈妈耳语了些什么。妈妈面露喜色地提出让我随她去一趟储藏室。在储藏室里,我看见了五六口大箱子和许多小盒子、小箱子。

“这些……全都是嫁妆!”母亲轻声地告诉我,“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缝制的。”

我瞧了瞧这些阴森的箱子,便开始向两位殷勤好客的女主人告辞。她们邀请我日后再来。

我的再次拜访,一直到七年之后才得以履行。当时,我是奉命来到这个小城的,我充当一桩诉讼案件的鉴定人。当再次走进这座熟悉的小房子

时，我又听见了当年那一阵阵惊喜的“啊”声……母女俩一眼便认出了我……这是不容置疑的！我的初次拜访可以称得上是她们生活中十足的大事，而在很少发生大事的地方，遇到大事总是被记得很牢的。我走进了客厅，那位头发已经霜染、身体更加发福的母亲正在地板上爬来爬去，她这是在剪裁一块天蓝色的衣料。女儿则坐在长沙发上绣着花。房间里依然是满地的纸样，依然挂着那幅框角破裂了的画像，依然有一股除虫粉的气味。不过变化也是有的，主教像的旁边挂上了彼得·谢苗内奇的肖像，两位女士则身穿着丧服。彼得·谢苗内奇被擢升为将军后刚过了一个星期，便溘然长逝了。

回忆起往事……将军夫人哭了起来。

“我们真是遭受了很大的不幸！”她说，“您知道吗？彼得·谢苗内奇已经去世了，我和女儿成了孤儿寡母，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叶戈尔·谢苗内奇倒还活着，可是他的事我们简直就没法向外人说。修道院根本就不肯要他，因为……因为他嗜酒如命。现在，因为伤心，他喝得就更厉害了。我准备到首席贵族那儿去告他的状，他都打开那些箱子好几次了……他拿走了玛涅奇卡的嫁妆，却施舍给了朝圣的人。其中的两个箱子都已经被他拿光了！要是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到头来我们的玛涅奇卡的嫁妆还会剩得下吗……”

“您都在说些什么呀，妈妈！”玛涅奇卡不好意思地说，“真不知道这位先生会想到哪儿去呢……我是永远，永远也不会出嫁的！”

喜形于色的玛涅奇卡满怀憧憬地望着天花板，看来她并不会实践自己的诺言的。

一个矮小男人的身影闪过前室，他穿着一件棕色的长礼服，已经严重秃顶，脚上穿的不是皮靴而是套鞋。他弄出了一阵阵窸窣窸窣的响声，像是一只耗子。

“也许是叶戈尔·谢苗内奇吧。”我在心里想道。

我端详着这一对母女，母亲满头白发，女儿也面色憔悴，萎靡不振，她们俩全都苍老消瘦得厉害。

“我准备到首席贵族那儿去一趟。”老太太竟然忘记了她刚才已经对我说过了这话，“我要去告状！叶戈尔·谢苗内奇几乎拿光了我们缝的衣服，他到处施舍，想借此拯救自己的灵魂。我的女儿玛涅奇卡的嫁妆眼看就没有了！”

玛涅奇卡满面通红，可是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那些嫁妆只好再缝了，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并不是什么有钱的人哪！我和她只不过是一双孤儿寡母！”

“我们只是孤儿寡母哇！”玛涅奇卡也说了一遍。

去年，命运又一次把我带到了那座小房子。一进客厅，我就看到了身穿黑衣服，缀着丧带的奇卡玛索娃，她正坐在长沙发上缝着什么东西。一个穿一件棕色的长礼服的小老头坐在她的旁边，小老头脚上穿的不是皮靴而是一双套鞋。一看见我，小老头就迅速地起身跑出了客厅。

老太太笑着对我说：“很高兴再见到您。”

“您在缝什么呀？”过了一会儿，我才问道。

“这是一件女式内衣。等我一缝好，我就送给神甫，让他替我保存起来。否则，叶戈尔·谢苗内奇又会拿走的。现在，我把一切东西都藏在了神甫那儿。”她悄悄地对我说。

这时，她望了一眼放在面前桌子上的女儿的相片，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可是孤儿寡母啊！”

可是她的女儿又在哪里呢？玛涅奇卡到底在什么地方？我并没有打听，也不想向一个穿着重丧服的老太太打听这种事情。

无论是我在这所小房子里坐着，还是我离开它的时候，我都没有见到玛涅奇卡的面，我既没有听到她一向轻柔、怯懦的脚步声，也没有听见她说话的声音……一切全都清楚了，我的心中感到无比的沉重。

(一八八三年)

在钉子上

一帮刚刚下班的十四品文官和十二品文官在涅瓦大街上慢慢腾腾地走着。他们由过命名日的斯特鲁奇科夫领着，去他家参加他的命名日晚宴。

“咱们马上就可以饱餐一顿了，”斯特鲁奇科夫想象着说，“咱们要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我妻子已经准备好了馅饼。昨天晚上我亲自去买的面粉。还各有白兰地酒……是沃龙佐沃出产的……妻子大概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斯特鲁奇科夫住得很远。他们走呀走呀，好不容易才走到他家。他们进入前厅，鼻子里闻到一股煎馅饼和烤鹅的香味。

“你们闻到了吗？”斯特鲁奇科夫问道，高兴地嘻嘻笑起来，“快脱衣服吧，诸位先生！请把皮大衣放在箱子上！卡佳在哪儿？喂，卡佳！各科的同事们都来了。阿库林娜，去帮帮各位先生脱大衣！”

“这是怎么回事？”同伴中的一位指着墙问道。

墙上有个大钉子，钉子上挂着一顶崭新的制帽，帽舌和帽徽闪闪发光。公务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都惊讶得脸色发白。

“这是他的制帽！”他们低声私语着，“他……原来在这里！”

“是的，他在这里，”斯特鲁奇科夫咕哝着，“就在卡佳房间里……咱们走吧，先生们！咱们先到小酒馆坐一坐，等他走了，咱们再来。”

这帮人于是扣上大衣纽扣，出了屋，懒洋洋地向小酒馆走去。

“怪不得你家有股鹅味呢，原来有只大公鹅在你家坐着！”档案助理员放肆地说，“一定是魔鬼支使他来的！他很快会走吗？”

“很快会走的。他待的时间从来不超过两个钟头。我真想吃点东西！一上来咱们先喝杯伏特加，用鲑鱼当下酒菜……然后再喝一杯，弟兄们……喝完第二杯马上就吃大馅饼，否则就没有胃口了……我老婆烤的大馅饼可好吃啦。还有菜汤……”

“你买沙丁鱼了吗？”

“买了两盒。香肠有四个品种……我老婆大概也饿了……可他忽然闯来

了，真是活见鬼！”

他们在小酒馆里坐了大约一个半钟头，为了摆摆样子，每人喝了一杯茶，然后又到斯特鲁奇科夫家去。他们走进前厅。屋里的香味更浓了。从半敞着的厨房门缝里，公务员们看到一只烤好的鹅和一盘拌黄瓜。女仆阿库林娜正从炉子里往外取着什么。

“这次又不顺利，弟兄们！”

“怎么回事？”

公务员们饿得连肠胃都抽紧了：饥饿可不是闹着玩的，可那个可恶的钉子上这会儿却挂着一顶貂皮帽。

“这是普罗卡季洛夫的帽子，”斯特鲁奇科夫说，“咱们走吧，先生们！咱们找个地方再等一会儿……这一位坐不久……”

“这么一个卑贱的家伙家里却有一位漂亮的小娘子！”从客厅里传来一个人沙哑的低音。

“痴人有痴福嘛，阁下大人！”一个女人的声音随声附和道。

“咱们走吧！”斯特鲁奇科夫呻吟着说。

他们又到小酒馆去了。这一回要了啤酒。

“普罗卡季洛夫，这可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物呀！”同伴们开始安慰斯特鲁奇科夫，“他在你家坐上一个钟头，保管你……十年官运亨通，福星高照。你真幸运呀，老兄！干吗要伤心呢？用不着伤心嘛。”

“你们不说，我也知道用不着伤心。问题不在这里！我感到难受的是，我肚子太饿了！”

一个半钟头以后，他们又回到斯特鲁奇科夫家里。那顶貂皮帽子仍在钉子上挂着。他们只好再次撤退。

直到晚上七点多钟，那个钉子才空闲下来，没有帽子挂在上面了，现在可以开始吃大馅饼了！可是大馅饼发干，菜汤不热，鹅也烤糊了——这一切都让斯特鲁奇科夫的升官欲望给弄糟了！不过大伙仍吃得津津有味。

(一八八三年)

小官吏之死

一个美好的夜晚，一位出色的庶务官伊凡·德米特里奇·契尔维亚科夫坐在剧院的第二排，他正在用望远镜观赏《科涅维尔的钟声》^①。他看着戏，内心感到心旷神怡，然而，突然……小说里经常会用到“然而，突然”这样的字眼。作者并没有错：生活就是如此充满偶然性！然而，突然他的脸皱起来，眼珠向下翻转，停下了呼吸……他拿开眼前的望远镜，低下了头，接着……阿嚏！他打了一个喷嚏。您是明白的，无论何人，无论何地，打喷嚏是无法禁止的。农民可以打喷嚏，警察局局长也可以打喷嚏，有时就连三等文官也要打喷嚏的。谁都有可能打喷嚏，所以契尔维亚科夫一点也没有觉得难堪，他只是用手绢擦了擦脸。然后他礼貌地看了看自己的周围的人：看自己的一声阿嚏是否搅扰了其他人？可是，这时的他就不得不感到难堪了。因为坐在他前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在用一只手套使劲地擦自己的秃顶和脖颈，嘴里还喃喃地说着什么。契尔维亚科夫认出了这个小老头，他就是将军级文官勃里沙洛夫，现在正在交通道路管理部门任职。

“我怎么把唾沫溅到他的身上了！”契尔维亚科夫暗想道。“虽然他不是我的直接上司，而是别的机关的长官，但这也总是不大好的。我必须向他道声歉。”

契尔维亚科夫干咳了一声，把身子凑到前面，小声地在这位长官的耳边说道：“真是对不起了，大人，我的唾沫溅着您了……可我不是有意的……”

“没事，没事的……”

“看在上帝分上，请您原谅我吧，实在是对不起，我……我可真不是有意的！”

“唉，请您坐下吧！让我听戏！”

^① 法国作曲家普朗盖特（1847—1903）作的轻歌剧。

契尔维亚科夫觉得很尴尬，只是傻乎乎地笑着，于是把目光转向了舞台。可是这时的他已经没有了刚才那种怡然自得的感觉了，一种不安的心理时时在折磨着他。幕间休息时，他大着胆子向勃里沙洛夫的身边走去，然后嘟嘟囔囔地说道：“我的唾沫溅着您了吧，大人……请您原谅……我真不是……可不是……”

“唉，不要说了……我都忘记了，你怎么还在唠叨那件事！”大官不耐烦地回答道。

“表面上说是忘了，可他的眼神里却怀有一股恶意，”契尔维亚科夫狐疑地望着大官想道。“他根本就不愿和我说话。我必须向他解释清楚，这根本不是我故意的……这只是本能反应而已，否则他会以为我是有意向他吐唾沫的。也可能现在他不会这么想，可是以后他一定会这么想的！”

回到家后，契尔维亚科夫向他的妻子诉说了在剧院里发生的事，起初他的妻子只是吃了一惊，后来听说勃里沙洛夫并不是本单位的官员，也就放心了。最后，他还是觉得妻子对刚才的那件事似乎过于掉以轻心。

“不过你还是得向他去道个歉，”她说。“否则，他会认为你在公众场合连如何举止都不会。”

“就是这样嘛！我倒是道过歉了，不过，他的样子好像有点奇怪……连一句有关的话也没有说。当时的情况下确实也没有时间说话。”

第二天，契尔维亚科夫穿上了一套崭新的文官制服，新理了发，然后就前往勃里沙洛夫的官邸登门进行解释……他走进了接待室，看见许多人都在等着求见，这位官员就坐在这些人的中间，他已经开始接受呈文了。与几位求见者交谈之后，大官抬起头来，正好看见了契尔维亚科夫。

“昨天在‘阿尔卡狄亚’^①戏院，大人想起来了吗，”庶务官开始汇报说，“我无意中打了个喷嚏，把唾沫溅……请求您的原谅……”

“我以为是什么事呢……天晓得！您有何贵干？”大官转向了下一个求见者。

“他甚至连话也不愿跟我说一句，”契尔维亚科夫的脸色变白了，转而又想道：“这就表明他是生气了……不，这件事不能就这么完了……我一定要把话说清楚……”

大官和最后一名求见者谈完了话，起身要走向里间，这时契尔维亚科夫向前跨了一步，跟上他喃喃地说道：“大人！如果您觉得我斗胆搅扰了大

① 古希腊一个洲，居民以牧羊为业。喻安乐之邦。